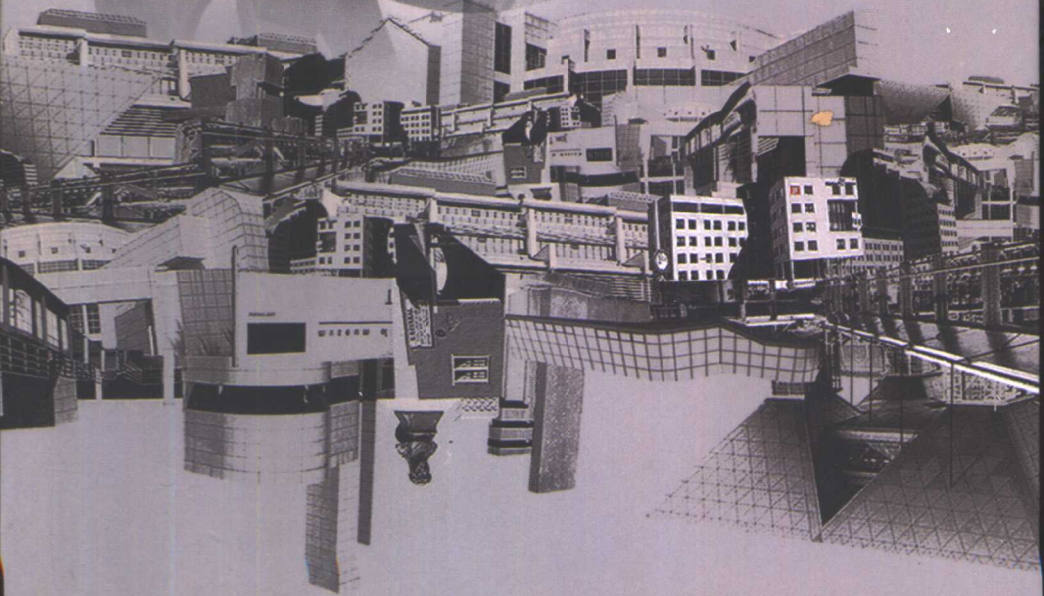


都市边缘人系列

# 城中村

邱昶 著  
花城出版社



# 城中村



邱昶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中村

邱昶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8

ISBN 7-5360-3875-5

I. 城...

II. 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5832 号

责任编辑: 黄玉雯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王丹丹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125 1 插页

字 数 18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875-5/I·3164

定 价 13.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邱昶，生于红头船的故乡——粤东樟林古港口。一生与文字结缘：编辑800万字，著述200万字，出书8本。年届花甲之际，曾口占打油诗记之，云：

清风花甲岁  
酬酢诉情真  
圆梦宁宜美  
此生只爱文  
方华成一子  
怡弄两娇孙  
缘份身前定  
相约下五轮

阿昶老矣，尚能文否？努力吧！

# 都市边缘人系列

唐建华 著  
出租屋

邱昶 著  
城中村

责任编辑 黄玉雯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王丹丹

##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描写蜗居在繁华都市城中村“打工妹”这一弱势群体生活画面的时尚小说。

秀外慧中、楚楚动人的主人公许曼云、怀着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憧憬，对摩登生活的追求，毅然离开江南小镇，远离慈母和男友，怀着七彩的青春之梦，只身南下来到南国大都市。她当过酒楼的咨客、应聘过楼盘的导购小姐，做过广告员。然而，命运之神似乎总爱捉弄善良的人们，光怪陆离中异样色彩的诱惑，使这位妙龄靓女时时刻刻受到严峻的挑战，在正义与邪恶、天使与魔鬼之间彷徨……

作品以白描的手法，塑造了许曼云、琼琼、燕子等打工一族的形象，披露了她们鲜为人知的辛酸景况和被压在最底层的悲惨呻吟；呵斥了劳娜为代表的玩世不恭，自甘堕落、危害社会的可悲可恨的一面；无情地鞭挞了腐败堕落者的丑恶嘴脸。

外来“打工妹”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需要您的关注，她们的喜怒哀乐值得读者深思。

# 目 录

- 1 银海独秀…………… 1
- 2 玉楼之恋…………… 69
- 3 流水落花 …………… 135
- 4 此恨绵绵 …………… 183
- 5 回头是岸 …………… 243

# 银海独秀







“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许曼云被 Call 机吵醒，懒洋洋地翻了一个身，从枕头下面摸出 BP 机，荧光屏上显示着：

584 520 1314 888

放下 BP 机，缓缓地伸了一个懒腰，轻柔而有节奏地抚揉一下睡欲未消的媚眼，她渐渐清醒过来。作为时髦小姐，她当然读懂荧屏上那组数码的含义。这是一组“新人类”的话语：“我发誓（584）我爱你（520）一生一世（1314）”。但她对这些经常重复的“爱情宣言”的表述业已司空见惯，兴趣不浓。她感兴趣的或者说能引起她注意的是最后那个带有实质性意义的数码：888——这是她和他私下拟定的代号，意即“老地方”：银海湾酒家。

她捋了捋略为凌乱的秀发，爽爽地舒了一口气，一双玉臂随意地在空中伸了伸，挥了挥，然后往摆在床头柜上的 VCD 机上熟练地撇了几下。顷刻，在她那洋溢着淡淡茉莉花清香的闺阁里，飘出了歌星周华健那雄浑、动听的歌声：

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  
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  
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  
黑夜又白昼，黑夜又白昼，  
人生为欢有几何？

……

她喜欢《花心》这首歌。歌词的意境似乎与她有一种不可言传的默契，因此爱不释手，百听不厌，长期把碟子放在VCD机里，招之即来，就像和知心的爱人幽会一样陶醉其中。

她拉开印有绿竹图案的浅蓝色布窗帘，一抹夕阳透过密密匝匝的出租屋，艰难地挤在里层挑花的白纱帘上。枕头边精致的雅确表告诉主人，现在是5点半钟，是该起床了。芸芸众生下班之际，正是她们这一族“上班”之时。虽然她们并不十分明白，上这种“班”是否真的给某些人带去欢乐与满足，抑或带去了不幸和灾难，但有一点她们却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她们要吃饭（最好不是盒饭），要穿衣（尽可能是时装），要租房子住，还要瞒着老家的父老乡亲，以出来“打工”为名时不时往家里汇点款。一句话，她们要赚钱，要从事这种“职业”去换取或多或少的坐台费。

一个小时的盥洗、化妆、更衣，许曼云在心形的镜子前面既欣赏又挑剔地审视着自己。她穿着一件几乎是纯白色的真丝罩衫，只扣了一半钮扣，内衬一件低胸的粉红色的内衣，隐约可见光滑粉嫩的乳沟。做工精细的金项链上坠着一块刻有一条蛇的图像的翠玉，挂在凝脂般的脖子上，在她挺耸的胸前晃动着。下身穿一条与迷你裙一样长短的网球裙，连裤袜使她那修长的双腿显出了最佳的线条，脚穿一双半高跟凉鞋。一头乌亮柔软的秀发，像黑色的瀑布从头顶倾泻而下，颇具自然的神韵。审视了片刻，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翘了翘艳红的润唇，微微一笑。

她当然知道自己的魅力。在她所接待的老中青男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不对她留下“美好”的印象。姣好的面容，匀称的身材，伶牙俐齿且又能歌善舞。所以，到这座大都市两年多来，她理所当然地成为男客们关注的亮点和追逐的目标，成了银海湾酒家百里挑一的当红小姐，被红男绿女们捧为“银海一枝花”。

楼下的小街 24 小时不停住它的喧闹。此刻，牛脯萝卜、冰糖葫芦、棉花糖、茶叶蛋的叫卖声又此起彼伏，还隐隐约约飘进来一股刺鼻的羊肉串烧烤味。许曼云蹙了蹙眉头，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她相信她不会长久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为伴的。今日她“曲高就下，降尊临卑”，就是为了明朝风生水起，飞出这个“草窝窝”去干一番事业。

她很自信。

“笃笃笃”，有人敲门。

她知道是琼琼。她俩是一起从雁城南下的好姐妹，都属蛇，她比琼琼大两三个月。她单独住三楼，一房一厅。琼琼住四楼，与另一个老乡小莉合租一间屋。

门甫打开，琼琼便歆羡地发出一声赞叹：“云姐，你真是CBA（酷毙了）！”

许曼云微笑作答，既默许又不自恃。这种赞美的话她听得多了，不过，她相信琼琼是出于真心的。

下了楼来到马路边，琼琼抢先朝一辆红色的士把手一扬：

“TAXI！”

华灯初上。

忽如天上的仙女，撒下无数颗明珠，把偌大的一座都市一下子打扮了起来，变得婀娜多姿。一幢幢高楼大厦顿时披上了宝石镶嵌的彩衣，纵横交错的街路霎时间也都变成了皓光闪烁的银河。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欢歌笑语，无不诉说着南国都市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辉煌。

银海湾酒家坐落在前卫一横路。在鳞次栉比的琼楼玉宇之中，它只不过是一个毫不显眼的小字辈。可就是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字辈，近几年却人气飙升，门庭若市，鼓捣得沸沸扬扬。只有8层楼的酒

肆，“麻雀”虽小却“肝胆”俱全，集吃喝玩乐住于一身。曾有好事者评说，“银海”的“硬件”并不怎么样，全靠“软件”出奇制胜。这“软件”，指的自然是那众多薄纱酥胸、软玉温香的小姐了。是耶非耶，且不盖棺论定。但极盛之时，二、三楼的食肆、包厢之中，有几十乃至上百涂脂抹粉、轻颦浅笑的小姐在恭候客人的到来却是不争的事实。真可谓夜夜宾客满座，处处莺歌燕舞，“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因此上，慕名前来者众，趋之若鹜，既有达官新贵，也有黎民众生，都想到此一“游”，施展拳脚，买笑买春。政府虽频频出击扫黄，但却收效甚微。要么是扑了个空，无功而返（自然这是内线通风报信的“功劳”），要么虽然逮个正着，但在偃旗息鼓十天半个月后，却又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般，以百倍的疯狂重操旧业，其盛况比之扫黄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入腰包之后，酒家老板竟也毫不遮掩地总结道：“这就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许曼云和琼琼走出士的时候，“银海”正好拉开了夜生活的序幕。觥筹交错的叮当声，大吆小喝的放浪声，干嚎走调的“OK”声不绝于耳。看看挂在一楼大厅的订座板，今晚 20 个包厢全部客满！她俩正准备乘电梯到三楼，不意在电梯口被人拦住了去路。

“你是许小姐吧？”看上去似乎有 30 出头的女人

目不转睛地端详着许曼云，脸颊虽然黝黑却有几分姿色。

许曼云带着些许警惕，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个操北方口音的女人。

“许小姐，俺家乡发旱灾，颗粒无收，生活艰难，想叫小妹来这里挣口饭吃，劳驾你帮帮忙！”女人说着，把躲在身后的小姑娘拉到许曼云跟前。

许曼云瞧了瞧小姑娘。这是一个发育还未完全成熟的“太平公主”，穿一件白色的短袖布衫，胸前缀着一朵快要褪色的金色小花。下面一条刚到膝盖的花裙子倒还比较鲜艳。两条梳得油光的小辫子垂在胸前，辫梢朝上弯曲，上面各用绸带结成一个大花蝴蝶。瓜子形的脸蛋比她的姐姐白净得多，弯弯的眉毛下面，闪扑着一对水汪汪、天真无邪的大眼睛。

见许曼云沉默不语，女人有些急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用近乎哀求的语调说：“许小姐请你做做好事。俺听说你是这里的‘一枝花’，俺知道你小姐的心好，俺知道你一定会帮俺这个忙。许小姐，俺求求你了！”

许曼云的心软了下来，眼睛有点湿了。她疼爱地摸了摸小姑娘的头，问：“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俺叫燕子，今年14岁，俺姐叫阿花。”小姑娘对答如流，口舌还算伶俐。

“会唱歌吗？”

“会的会的！”阿花赶紧抢着回答，“燕子在读小学时唱歌还得了奖哩！”

“俺姐还会弹吉他。”燕子画蛇添足地补充说。

这时，琼琼暗暗地扯了一下许曼云的衣角，示意她别多管闲事。但这时的许曼云却心潮起伏，思绪难平！她好像看到了一马平川被烤焦了的黄土地，看到了炎炎的赤日、枯焦的庄稼，看到了农民们一道道渴望、求援的眼光，心想，北方的农民多艰难啊！姐妹俩两个弱女子从北方农村来到这大都市，举目无亲，无依无靠，若没有人帮她们一把可怎么活下去呀？就在刚才琼琼扯她一把时她的确曾犹豫了一下，从心底来说她是极不愿意把天真无邪的小燕子“介绍”到这卖笑的行当中的，但迅即转而一想，陪吃陪喝陪唱怎么啦？只要能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同样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个清白人！这总比流落街头，甚至堕落成“鸡”好！主意既定，她毅然决然地牵起燕子的手：“走！”

“谢谢你许小姐！”阿花感激不尽地说，“俺就在这大厅里等燕子。”

琼琼似乎被许曼云的义举所感动，尾随着许曼云和燕子走进了电梯。

出了电梯，许曼云把燕子带到酒吧台，介绍给妈咪劳娜。

银海湾酒家的 20 个包厢，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绿牡丹、火杜鹃、黄玫瑰、俏百合、白玉兰、红茶花、紫罗兰、秋海棠……都是花名，斗丽争艳于“银海”，宛如夜夜穿梭于各个包厢的佳丽小姐，灿若鲜花迎迓八方宾客。包厢里，彩电、音响、咪头、点歌器一应俱全，要看要唱要跳悉听尊便。地用40cm×40cm的抛光地砖铺就，墙用米黄色的高级墙纸装饰，沙发用的是浅绿、浅红、桔黄的方格布料。顶上有造型各异的吊灯，可按照客人的爱好、需要或氛围调节亮度。中央空调，包厢也可自行调节，冷暖自知。按有关规定，门上也开了一个嵌上玻璃的圆洞，只是很小，直径不过8cm，仅供一只眼睛往里瞧。

这里是铁打的“银海”流水的小姐。小姐不包吃住，来去自由。初“入伙”的要先交200元“手续费”（或称“保护费”）方能坐台。坐了台的小姐一般可得到100元小费，当然丰俭由男客作主，有时兴来性起，也有一掷千金的，可也有“不吃白不吃”一毛不拔的吝啬鬼，玩弄过后拍屁股走人，整得小姐紧追不舍、哭哭啼啼。小姐所得的100元小费，还得交20元给妈咪作为台费（妈咪再交10元给酒家老板）。许曼云是“一枝花”，是“银海”的“门面”和“台柱子”，所以每次所得的小费往往是其他小姐的两倍以上。因此，一般小姐每晚步行或花三五块钱坐摩托来“上班”，许曼云却是出入的士或有香车接送。

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客人入厢坐定，茶过三